

第十七回 願征寇假公濟私 忌成功散兵歸寨

詞曰：

萬馬奔騰入欖泉，揮戈一戰息烽煙。回望長林紅似火，復堪觀！

共說腥風須盡掃，旌旗更指紫官山。堪恨宵人偏掣肘，淚闌干。 右調《攤破浣溪沙》

話說李公主聞梅英要回山，正思備酒餞行，忽一人奔進營來，向梅小姐跪下，放聲大哭。梅小姐急看時，卻是張志龍，忙扶起道：「哥哥有事但說，不必悲傷。」志龍道：「妹夫既出冤獄，而志龍一家仇尚未報，望賢妹可憐舍妹橫遭荼毒，乞借雄師為妹報仇！」逢玉聞言亦頓足而哭。李公主與梅英忙離座問梅小姐道：「此位何人？」梅小姐道：「此梅花村貴姐令兄。」遂把遇老者之言，及殺饒有、救志龍、認兄妹之事細細述了一遍。梅英問逢玉道：「既有這等情節，姐夫何不早言！明日孤當親提一旅之師踏平火帶，與姐夫泄恨！」李公主道：「大王與舍妹新婚，明日可攜舍妹先回天馬。報仇之事奴當任之。」逢玉道：「家岳一家遭此慘毒，非不欲早為大王與公主言之，乞兵報仇。但念兩寨將士，為著逢玉勞苦了許久，今釋甲未幾又欲煩動，殊非逢玉所忍啟口耳！既蒙大王與公主慨然興師，不須大王親往，但乞兩寨各借兵三萬，大將數員，逢玉當自往火帶鏖平壁壘，與家岳報仇！」梅英道：「姐夫不要輕敵，孤聞火帶山賊兇暴異常，還當以大兵搗之為妙。」

逢玉道：「兵貴精而不貴多，火帶賊徒皆烏台之眾，吾以有制之兵臨之，直發蒙振落耳！大王勿慮。第須稟明巡撫，求他給付船隻、兵符，關津隘口方無窒礙。」正議論間，忽報馬報進營來：火帶山賊聞吾等興兵圍了省城，乘勢攻破龍川、河源等縣，今已殺到柘園來了。逢玉聞言，以手加額道：「天助吾成功也！」梅英問道：「何以見得？」逢玉道：「大王雖降，官民尚未深信，今忽以逢玉私仇興師遠出，彼必驚疑。今乘此機會，假公以請，非但可免彼疑惑，並可望他應付糧草，豈非天助？」遂向梅小姐問道：「前日進城與巡撫講和者是那一位？」李公主答道：「是奴叔父鄧彪也。」逢玉即令人請鄧彪到來，敘禮坐下。逢玉道：「逢玉欲往征火帶，恐官府留難。今聞賊破三縣，煩叔往見巡撫，以立功自效說之，被必聽從，就便求應付糧草船隻。」鄧彪領命辭了出來，帶了從人，騎馬望省城來不題。

且說戴巡撫聞報大驚，欲提兵往救，天馬嘉桂尚紮花縣，恐彼乘虛襲擊省城；欲不往救，又恐惠州有失，非同小可。正在慌張，忽報嘉桂山鄧彪要見，吩咐請入內堂，敘禮坐下。戴巡撫問道：「足下幾時回山？」鄧彪道：「准擬明日辭了大人拔寨都起，因姑爺聞火帶山賊攻破龍川、河源等縣，勢甚猖獗，姑爺願於兩寨各借數萬之兵，殺賊自效以報大人。使彪稟請鈞命，並求應付船隻糧草。」戴巡撫大喜道：「逢玉能為朝廷出力，立功之日，本院當列本上奏，所需之物本院一一給付。」鄧彪見巡撫依允了，辭了出來回復逢玉。逢玉大喜，就與梅英商量，天馬山撥正副將二人：萬人敵、陳龍，精勇三萬；嘉桂山正將二員：馬贊、單勇，裨將十員，兵亦三萬。即日帶了李公主，梅小姐別了諸將，發炮起馬。梅英等送了一程，回至縣城，使宋金剛進城辭了戴巡撫，與月娥拜別鄧彪，拔營回山。鄧彪率領將士送至十里外，父女灑淚而別。鄧彪回來，著人打聽戴巡撫已差游擊陳寅運糧，參將李應祥率兵五千為策應。鄧彪歎息道：「戴侯開誠佈公，真仁人也！」遂撥寨回嘉桂嶺而去。後人有贊戴巡撫詩一首，錄俟好古者一覽：

南藩承重寄，珠海建高牙。才俊兼文武，聲稱洽邇遐。

精金牛節度，良玉舜昭華。千里羅旁地，君來滿紫霞。

且說逢玉離了花縣，來至大通港，分軍兩路，水陸並進，差千里駒陳龍，哨探賊眾還在柘園否，作速回報。陳龍領命自去不表。

今再表何足像，在梅花村被梅小姐打了一拳，拋了眾人奔回家中，臥在牀上半月掙不起來。那般無賴，後來探得饒有被那漢子斃死，放火燒了，張志龍已不知何往，料想必是嘉桂山下來的，方有這般手段，張志龍必定逃往那裡去了，遂放下志龍，卻來教唆饒有的老婆，來何足像家中尋索老公。足像聞之大驚，忙扒起來，尋那班無賴商議道：「當日我被漢子打了一拳，忍痛不住，拋了眾人先自逃回，臥在牀上半月有餘，總不見饒先生到來，我只道他在家中有甚事故了，誰知他的娘子倒來我家尋他！說自那日出去了，至今並沒回來，莫非有甚長短麼？」那般無賴佯為驚詫道：「這事你還不知麼？」足像道：「有甚麼事？」無賴道：「饒有被張志龍同那三個漢子殺死，放火燒了！」何足像聞言，驚得魂不附體，忙扯住眾無賴道：「果有此事？怎麼樣回復他妻子哩！求列位兄長念平昔相處之情，指教則個。」有的道：「不如瞞了他妻子，只說往朋友處去了罷。」有的道：「這個計策不好，瞞得他一個兩個月，瞞不得他三年兩載，萬一被他查出，只道我等知情不首，連我等也開不得交。不如竟推在張志龍身上，只道張志龍誘他到梅花村，買囑嘉桂山嘍囉來殺了，管他去尋張志龍不尋張志龍，我們便脫了干係。」一個名喚毛面的道：「這計也不善，當日何兄請我們去捉張志龍，拖錘越棍，四鄰周知，萬一被人證出，官府究問爾等統眾行兇為著何事？我同你等怎樣回答呢？」眾人笑道：「也說得是，然則當何如？」毛面道：「說便要實實說與他知道，只是這番何兄卻吝惜不得銀子了！」何足像道：「求諸兄善為我商量，百十兩銀子我也不吝了。」毛面聞言，把頭搖了兩搖道：「俗語道得好：各人打掃門前雪，休管他人瓦上霜。這事我辦不來，兄自家打算罷！」說畢，把手一拱道「請了。」轉身要走，何足像一把扯住道：「我又不曾說什麼，毛兄為何就見怪起來？」毛面道：「人命關天，這樣事情三五千銀子料理得來，也算手段！爾怎麼說百十兩銀子的話？你看得恁般輕易，我不去，你只道我等恐嚇爾。」說畢又要走，足像止住眾人，撲簌簌淚下道：「諸兄緩緩商量，如果弄得沒事，就要三千兩，小弟也聽兄便了。」

毛面見何足像慌了，方才住腳道：「爾肯使銀子，包爾無事，而今眾兄弟須齊到饒有娘子跟前說明，看他如何發作，大家好臨機應變，照應何兄。」眾人齊聲道：「毛兄說得是。」遂一擁走進內堂來，見饒有妻子與足像母親正在堂上說話，見足像帶了許多朋友進來，二人忙縮進房裡去。眾人叫住婆子道：「饒大嫂，我等有句話兒與爾說說。」婆子出來，與眾人道了個萬福，問道：「列位叔叔有何話說？」毛面道：「大嫂，實不相瞞，前月何大哥要到梅花村捉個人，邀我等眾兄弟及饒大哥同往，不料被那人買囑嘍囉，把饒大哥殺了，屍骸亦被放火燒了。恐大嫂不知，今特來說明。」那婆娘聽了，大笑道：「列位阿叔不要取笑，清平世界蕩蕩乾坤，那有嘍囉平白地敢殺人放火？」毛面道：「人命事情怎敢取笑！大嫂不信，日後不要怪我們不說！」婆娘大驚道：「有誰證見？」眾人齊聲道：「我們都見來！」婆娘聽得，一頭撞在足像懷裡，大哭大叫道：「還我丈夫來！我丈夫好端端在家坐地，爾等地誘他出來把人殺了！」兩隻手扭住足像，一頭哭一頭說，兩腳在地下亂跳。足像母妻聞得，驚得打顫的走上前來救解。那婆娘扭住足像，

住足像母親，把頭亂撞，三四個跌做一堆，扭做一塊。眾無賴恐怕又做出來，忙上前解脫，何足像母妻三個，一道煙走至鄰捨家中躲避了。那婆娘在地下亂滾，滾得髮鬆衣綻，就孟姜女哭倒長城也無此慘痛，真個哭得天昏地黑，日月無光。豐湖土人聞之，做隻歌子唱道：

饒大嫂，爾莫哭。爾夫生來似水漚，何有皮來何有骨。蜃樓海市雖虛浮，鏡花水月還堪囑。

爾夫行似風條霜，不解全身但害物。而今狂魄似糠揚，誰人不慶莫餘毒。莫餘毒，爾莫哭。

話說無賴中有一個綽號兩頭蛇，名喚金亦，見足像母子去了，來扶起婆娘道：「大嫂，爾在此哭死也沒用，莫若同我回至家中，寫起數十張投詞，與爾投了地方，來到縣裡去告。」婆娘叩頭道：「全靠叔叔做主。」遂同了金亦走回家中。

眾無賴忙來尋著足像道：「何兄！快些把銀子出來，先買囑了金亦，叫他不要聲張，方可做事，若投詞一發，就難收拾了！」足像忙叫母親回來，傾箱倒籠，倒出千餘兩銀子，盡付毛面去使作。毛面教眾人且住在足像家中，不要成群跟著，不好說話。安頓了眾人，獨自一個走回家中，藏過了一半銀子，只攜著一半，走至饒有門前，立了一會，聽得裡面寂無人聲，毛面暗付道：「難道金亦帶婆娘去投人了？」轉至屋後，聽得裡面有人說話，毛面且不驚動他，輕輕挨近一個小小疏窗邊，立著聽時，裡面窸窣窸窣的響。忽聽得婆娘氣喘喘的道：「金郎！奴今順從了爾，爾須為我丈夫伸冤！」金亦道：「親親，爾不要慌，我肯扶爾，不怕不扯下何足像半片身家來，與我爾兩個做下半世的快活哩！」毛面聽得把身子都酥麻了，蹲將下去直不起腰來，直待他兩個事畢，方才爬到前門來敲門。

婆娘聽得，慌忙穿了褲子，出來問道：「是那個？」毛面道：「是來送下半世快活與爾的！」婆娘聽得滿面通紅起來，不敢開門。毛面亂敲著門道：「大嫂！爾不要慌，我肯來扶爾，爾怎只管閉著玉門不肯容我放進東西來？」婆娘聽得句句刺著，越發不敢開門，忙進房來與金亦商議道：「奴道爾不好，爾偏偏要！而今被人聽見，怎麼樣好？」金亦笑道：「無妨，那叫門的聲音是毛面，爾去開門，我躲在爾牀上，他見爾獨自一個，他敢怎的！」婆娘只得出來，撥開烏吊兒，放毛面進來，走至廳上，深深向婆娘作下一個揖道：「小弟已代大嫂扯下何足像半片身家來，嫂嫂與他私和了罷，經官告府有金亦難，況無金子與官府，官府怎肯從順了你，為爾丈夫伸冤？不如做個人情，兩得其便。」就於腰間解下雪花也似五百兩銀子，鋪滿一地，毛面指著銀子道：「這豈不足為大嫂做下半世的快活麼？但求大嫂寫個認錯字兒與我，我就把這銀子交付爾老人家收起。」婆娘從不見許多銀子，不覺眼花繚亂，心頭打顫起來，說道：「奴不會寫字，如何是好？」毛面道：「大嫂不要氣急，金亦與我是最好兄弟，爾只叫他出來寫便了。」金亦聞言，涎著面，笑嘻嘻走出來道：「我兩人的事已被賢弟識破，望乞包容。」毛面道：「我也不管爾，只是好情要和，人命也要和，凡事只以和為貴。」金亦道：「說得有理，我就代饒家大嫂寫起字來。」寫畢，交於婆娘捺了個手印，付與毛面收了，就來同婆娘搬起銀子。毛面辭了他兩個回來，與足像道：「事便有十分可和，只是銀子少得多哩！」足像忙問道：「還要幾多呢？」毛面取出一張長單，某人要十兩，某人要百兩，取算盤一算，總要一千多兩。足像無可奈何，又去辦了一千多兩，與毛面干沒了，方才放手。那般無賴，後來探得足像用了許多銀子，都是金、毛兩個干沒了，忿氣不過，這個來詐了三十五十，那個又要八十一百，弄得個何足像母子終日啼哭。真個是：

人心不足蛇吞象，與了皮來想骨吞。

內中有一個喚做有心人，見他們嚇詐得不像樣，便來與足像商量道：「這些奴才，平日何兄大碗酒大塊肉款待他們，今日不思患難相顧，卻來落井下石！兄若信我，我有個計策教他們一個也沒得想。」足像道：「我平日那一件不信兄，兄有妙計乞即賜教。」有心人道：「兄前日使費許多金銀，才得拜火帶山賴大王為義父，今日何不瞞了眾人，將家資典了，悄悄地投火帶山去，做個現成公子，何必終日坐在此處受那班奴才的氣！」足像大喜道：「是呀！非兄提起我幾忘卻，就煩兄長作保，與我送至財主人家，只求銀子現些，就減些值也罷。」有心人就代足像作保，連夜典出銀子。正要使有心人出河口僱船，聞火帶山大王，同了烏禽嶂黃沙，賊破了龍川，劫了河源，已殺奔柘園來了。足像大喜，帶了母妻妹子，牽出四五匹馬，一齊上馬。

不消一日，已到柘園，果見旌旗密布，殺氣騰空，一座營盤扎住在那裡。足像下馬，使有心人進營通報導：「大王義子何足像，舉家來投，望大王收錄。」賊頭賴烏龜道：「義兒怎麼至今才來！」即著人請進營來。足像拜畢，獻上銀子，烏龜道：「我兒總是一家，何須又費爾心。」足像引母妻妹子來見，烏龜大喜，盡留人後寨受用，足像無可如何。次日，足像將眾無賴炙詐等情，訴說一番，欲求父親報仇，烏龜大怒，撥驍將胡鯨魚，提兵三千，帶有心人做眼，奔至豐湖，盡皆拿到營來跪下。烏龜喝道：「狗才！你怎敢炙詐我兒！」顧左右：「與我推出轅門，一概砍了罷！」左右把眾無賴一個個推出轅門，殺得乾乾淨淨。豐湖土人聞之，莫不酌酒相慶。賴烏龜推足像母妻妹子分上，正要設席來與足像慶賀，忽報馬進來報導：「啟大王，戴巡撫與天馬、嘉桂二山聯和，聞我等攻掠到此，即差二寨人馬，不知多少，蓋地的殺來。」賴烏龜大驚，急集將士商議道：「吾聞嘉桂山有一員女將，極其驍勇，曾以三百女兵，破縮胸二十萬眾，今又合五花賊而來，若與之戰，必難取勝，不如回山，緊守寨柵，著人到南嶺江大王處借兵相助，方為勝著。」眾人齊聲道：「大王所見極是。」遂拔寨，帶了足像一家並所剽掠子女財帛，連夜趕回山來，把關門緊閉，一面著人到南嶺求救不題。

且說千里駒陳龍探聽的實，回報逢玉道：「賊已殺到柘園，執去捕盜通判一員，聞姑爺發兵來征，連夜逃回山中去了。」逢玉笑道：「吾固知賊之無能為也！」遂驅兵徐進。不一日，已到古名都，由欖溪入笮，行上一二百里，兩山蹙沓，江流如線，丹崖翠壁，赭豔如火，真個好看得緊。昔人有詠火帶長林一首云：

逼側雙崖道，長林一帶紅。

嶂從丹竹見，路向鷓鴣通。

鳥語泉聲裡，人行樹影中。

沿溪看不盡，恍與赤城同。

又有一首絕句云：

石路紆迴古木深，染霜楓葉滿高岑。

知誰昔日燒丹灶，一帶長林赭至今。

逢玉見路徑逼側，不利進退，不敢深入，擇個空闊處紮下營寨，分兵遷丹竹凹、鷓鴣塘等處屯紮，斷其抄襲之路，然後帶了梅小姐、李公主來至關下，仰關而攻。關上用播木打下，人不能近。攻了兩日，逢玉撤兵，退至二十里外屯紮。李公主道：「即若與賊高

未交鋒，為何遽退？」逢玉道：「吾料此賊決不敢與吾對壘，率兵攻關，彼播木利害，徒損士卒。今須遣人緝探後路，差敢死軍士拊其背而擊之，此鄧艾襲陰平之計也。」公主道：「善！」遂差裨將數人往探。過了數日，裨將解進三人來稟道：「末將由丹竹回東竹十五里，折而北走七八里，有道直通賴賊大寨，築關把守甚固，進去不得。循路回至圍子口，逢著這三個飛馬而來，被末將打翻，一並拿來與姑爺發落。」逢玉喚進來跪下，把眼一看，一個稍後跪的有些面善，卻再想不起來。背後轉出黃聰來，不覺大喊道：「這個是何足像！」逢玉笑道：「我道他面善得緊。」遂喝道：「爾既到火帶，可知張太公一家而今怎樣了？」足像磕頭道：「小的到火帶住不得幾天，尚未探得。」逢玉大怒，喝道：「左右與我推出轅門，斬訖報來！」左右喝吆一聲，把何足像狗一般拖出轅門。正要開刀，忽梅小姐帶了數十騎飛奔而來，問道：「殺的什麼人？」劊子手跪下稟道：「拿來的奸細何足像。」梅小姐聞得是何足像，笑嘻嘻的道：「且叫他前來，我有事要問他。」

左右擁至馬前，梅小姐道：「爾是豐湖的何足像麼？」足像戰戰兢兢的應道：「是。」梅小姐道：「爾既是豐湖何足像，到此何事？爾若從直招來，我饒了你去！」何足像聞得肯饒他，遂把饒有被殺，無賴彘詐，及典屋投賊等事一一供招。梅小姐道：「爾既做了賊大王的令郎，怎麼會被我家將士拿來？」足像道：「因賴大王前日差人到南嶺江大王處借兵相助，江大王出劫海豐未回，不曾發兵。賴大王又差小的去懇求。」梅小姐道：「他發兵不？」足像道：「江大王怪賴大王平昔無人情，不肯發兵。」梅小姐道：「爾若能依吾計而行，不但釋放爾，且保奏爾做個大大官兒如何？」足像忙磕頭道：「莫說做官，就肯饒小的一命，也無不依計而行。」梅小姐大喜，吩咐左右與他去了縛，帶至轅門，吩咐且住，自己下馬進來，與逢玉、李公主見了禮，笑嘻嘻道：「郎君怎麼要殺起何足像來？」逢玉道：「他害我張氏一家，怎麼不殺！」梅小姐笑道：「且看奴薄面，饒了他罷。」遂走近前來，附逢玉耳畔說道：如此如此。逢玉點頭，梅小姐把手招何足像近前，叩謝逢玉。逢玉道：「我不看小姐之面決不饒你！你可跟小姐去。」足像起來，跟梅小姐來至萬人敵營中，用好言撫慰。吩咐萬人敵把旗號改做江萬榕旗號，帶了足像竟回圍子口來。將至關前，使單勇、馬贊假做跟隨何足像的，同何足像先到關前來通報導：「江大王親統兵來助了！快報大王來接。」關上人看是何足像，那得不信，飛報進去。

賴烏龜忙率百餘騎來至關前一望，見無數旌旗卷地而來，大纛上早現出一個江字，心中大喜。見何足像來拜見，烏龜道：「怎不早來報知！」說畢，飛馬去接。單、馬二將早閃進在關內，梅小姐見一個豹頭虬鬚的率領多人飛馬而來，知是賴烏龜來接了。看看至近，挽住雕弓，指定咽喉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一箭射去，把個殺人不眨眼的魔君化作南柯一夢，軍士一擁上前，割下賴烏龜首級，殺進關來。賊兵急欲閉關，被單、馬二將掣出鞭來，一陣打退。梅小姐吩咐軍士叫喊：「降者免誅！」賊眾聞之，盡皆丟盔解甲，伏地請降。一個有名的火帶山賊，兵不血刃，輕輕的便取了，此皆梅小姐之功也。後人有詩一首以贊之曰：

火帶長林燄欲然，古名殘破少安全。
鷓鴣啼斷山山雨，丹竹燒成處處煙。
制寇人歸爐峽外，保民恩在石龍偏。
而今一箭妖烽息，留與秋卿作話傳。

再說梅小姐已破賴烏龜，據其大寨，差陳龍開關迎入逢玉，復使單勇、馬贊率兵攻破烏禽嶂，斬了黃沙賊，古名盡定。萬人敵帶賴、黃二賊族屬千餘人進來，請逢玉發落。逢玉一一審問，凡係擄掠來者，盡釋放寧家。足像害張氏一家，其母妻妹子本應斬首，姑念足像是個膿包，信人唆使，又破賊有功，免其駢戮，著令領回。何足像叩謝，領了母妻妹子回至李郊，又被礮頭游騎所獲，其後全家俱為張小姐貴兒所斬，此是後話，今且不表。

且說逢玉發放難民畢，命志龍於寨前豎起一面白旗，旗下設一香案，上置三個神牌，上寫故父張瀚、故母沙氏、妹子貴兒之神位。志龍與逢玉俱披麻掛孝，驅二賊族屬五百餘人跪於香案下，將賴烏龜首級供養案前。招魂祭奠畢，喝令刀斧手，將二家族屬盡皆剖心瀝血，祭奠張氏一門，逢玉與志龍放聲大哭，哀慟三軍。李公主與梅小姐亦拈香禮拜，諸將見逢玉十分哀慟，亦來拈香叩拜。眾人正哭得高興，忽降將利賓王引著一個老者來，擦著眼把牌看了一看問道：「將軍等與張瀚何親，如此哭他？」諸將正要答應，張志龍跪在案下，舉頭一看，急上前抱住，大喊道：「父親還在麼！」逢玉忙跳起來一看，果是岳父張秋谷，三人抱住大哭。李公主、梅小姐聞得大喜，忙來勸住，扶至寨中。志龍問道：「母親妹子何在？」秋谷指著利賓王哭道：「我夫妻被賊捆至山中，蒙這個門生搭救，留在寓所，幸不受苦。爾妹子自那夜失散，未知生死如何。」逢玉聞言，依舊大哭。李公主忙叫人到利賓王寓中招龍氏到來，大家接入，又是一場大哭。李公主與梅小姐請秋谷夫婦上坐拜見，逢玉一一指示道：「這個是嘉桂山李公主，這個是天馬山梅小姐，俱歸小婿為室。」龍氏執二人手大慟道：「小女福薄，不得與二位共事黃郎！」梅、李二人齊聲道：「願老夫人寬懷，奴等當代貴姐孝養二親。」說畢，命設宴款待。

次日，逢玉與梅、李二人商量道：「賴、黃二賊雖云授首，而礮頭、南嶺等賊尚據諸山，日殺不辜。願賢妻助我鏟平諸砦，一為地方除害，一以泄我胸中之恨。」李公主道：「願即放下愁煩，妾等當為郎掃除之。」遂將賴、黃二賊之首用匣盛了，一面差陳龍齎二賊之首，往戴巡撫處告捷，一面操練三軍，發兵征進，且按下不表。單表陳龍齎了首級來至省城，戴巡撫因朵顏入寇薊州，已帶兵勤王去了。縮胸病癒，復起視事，得捷報心中大怒，急召洪一夾來商議道：「可惡此賊，兵不血刃，已破了火帶，若復許他進兵，平定三都，戴耀回來必然奏聞聖上，封官贈爵，我便奈何他不得了。爾有何計，沮他不得成此大功，當重重賞爾。」洪一夾笑道：「這個何難，只須召回李應祥，叫陳寅勿運糧去，並責他專殺，此不沮之沮也。」縮胸大喜，就著人召回二將，付文與陳龍，回至火帶山稟道：「戴巡撫進京去了，縮胸處發下文書與末特回來。」逢玉道：「縮胸？有何話說？」陳龍道：「末將不曾見縮胸，但路上逢得陳、李二將，說奉軍門將令，撤兵糧回去。」逢玉聞言大驚，忙拆開文書來看，不覺雙眉蹙著，半晌說話不得。李公主問道：「郎為何不樂？」逢玉把文書遞與，李公主看了大怒，把文書扯得粉碎，擲於地下，大罵道：「吾夫妻為爾平了賊，不見爾慰勞一句，卻放出這般屁來！」梅小姐問道：「他書中說什麼？」李公主道：「他道黃郎專殺！夫專殺者無上，是謂我等怙惡不悛也，豈非放屁！」梅小姐笑道：「縮胸不死，莫說破個古名都，就使寬得、零江一一削平，那賞功的恩典，也未必到得黃郎哩！不如留下礮頭諸賊，俟戴侯回來再請命征進，也可為黃郎作一出頭地步。」李公主道：「賢妹之言是也。」遂一面出示曉諭諸降賊，有願為兵者，盡編入部伍聽用。有不願為兵者，盡給盤費回鄉。分撥已定，焚毀賊巢，收拾金帛，攜了張秋谷一家，起兵回山。路至龍川，逢玉欲辭梅、李二人暫回家安慰父母。李公主道：「不可，縮胸與吾等仇怨愈結愈深，黃郎獨自一個回去，萬一他又生出什麼計來，叫妾等遠不及救，如何是好？不如暫住山寨，俟戴侯回來做了主，方可行也。」逢玉才一同來到三水縣，梅小姐行發萬人敵二將回山。李公主把火帶山得來的金帛，分一半與萬人敵，帶回山寨賞贖士卒，又另備一副厚禮贈與月娥，逢玉又修書致謝梅英及單師等。萬人敵一收

下，拜別逢玉、小姐，帶兵自回。

李公主打發萬人敵去了，引兵回至嘉桂山，殺牛宰馬，同逢玉、梅小姐祭告都貝大王，大饗將士，一連飲了十餘日酒。又於嘉桂嶺側築一精舍，安頓張太公一家，盛其供設。梅、李二人，或一日或二日必親至張太公夫妻榻前問安，苻夫人又時時著人請龍氏到寨談聚，歡若妯娌，張太公也自安心住下。

只是逢玉思念張氏貴兒每形歎息，李公主道：「貴姐當日，張太公也只知失散，不知生死，郎君何不差人到梅花村前後訪問，或者猶躲在親戚處，也未可知。」逢玉道：「賢妻之言大是。」隨即差精細頭目往梅花村探訪。未知探得著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醉園評：補寫何足像始末，雖為破賊張本，亦正可緣起貴兒尋親，故下面一直接去更不費力。

野雀道人曰：平火帶為上半部餘波，與下蕩平寇盜，正是遙遙相對。

張竹園曰：嘉桂天馬作一片寫，平三都卻作兩截寫，此文筆伸縮最妙處。

啟軒曰：必先救出張秋谷一家，然後放筆直寫張、謝二女作用，便不礙手。

[返回 >>](#) [嶺南逸史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